



朱子語類

百卷之七

朱子

自論註任

口 13
2939
36



13
2939
36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

朱子

自論為學工夫

某自州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又較易做工夫了讀書做

後主家好着些工夫子細看文字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

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功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

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

未到之本某自州角讀論孟百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

仁友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

語類

卷一百四

去五味均平



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揚

其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曾得子細於義理之文亦然極為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揚

讀書須然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派都不濟事某向時

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

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

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

尤當着力推考夫道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

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者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

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

日着意者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則精

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

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為政第二

今日看此一段明白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

可着方換一段看如此看文自然洞貫方為汝冷時下

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

捺東剗西徒然費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

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

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

格一件明白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

亦是也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

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

事不了何益大雅

亦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皆無津涯只自
恁地硬着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
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辛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
要須積累着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
勉力學問而已道

器之問野有死麇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
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
理况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
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
心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
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其舊讀仲氏任只其心

寒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勸寡人既破說
又關我折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咎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為下克忠與久不來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
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為之發卷既想而不能已覺得朋
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
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
年木

器之首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
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直
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
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

通達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連連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悉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着日月依舊，也不曾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骨，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曾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誦吟，諷誦以得之，其舊時讀詩也，只先去

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惡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小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者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習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比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自是鶻突，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逐見來，諍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料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着實，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着地，敢有終日

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
費此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
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
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
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又象雖是聖人二
下分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
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知該渠如此說且存取本
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
差亦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
作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
再規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規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
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難處用工不肯
向平易處用工故見如此進今當於平易處用工雅大
讀書貪多最是木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
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為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
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
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
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
下落孫贊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功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
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

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
中等批書已遺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
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
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
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
如讀文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
怒實處方當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傳後倦
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過

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先生又自
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稟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平
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

明德

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
工夫剛義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閑畧後多
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
得此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此因有獻易說多
失伊川精意而言

孫賀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
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
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上蔡
上蒙
某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規復堂記文定答曾吉
甫書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

一次者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其謂其不似便不復着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

緒

某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着工夫

看它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

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

麤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彼人

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

誰鞭碎畢竟是自要讀書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

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

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

恁地將又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

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

做真箇是不同

義以下窮理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

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復思量過伊川曰

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悅矣其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

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

又問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為公孫

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
不要忘了亦非教人以無着摸處用工也某舊日理會
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末義某後
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雅大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
專一者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苦不
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
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
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自舒泰寬展處這也
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
意看來百華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
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專一否

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夫理會尋討那邊
也夫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
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
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者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
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宇安着身已方始如何
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着身已
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
去聖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
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
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
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
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吾類
卷四

孫賀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又去放心，不必是走往別處去，但一剎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格。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來，放心兩章，看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詠，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想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

乏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非，然却一日為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橫渠書，自不入也。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自謂云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驚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明德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

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其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道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節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下

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味有所得乃見延平可學或說象山說克已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夫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已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

他他又却講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倒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謂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倒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

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其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然好及夫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夫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試官為其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發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却是其甚會說只教者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漏百出廣

問釋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

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
云學者不須如此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
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
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
處明德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學
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
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
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揚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某不敢自昧實以鉢累寸積而得之子方
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

而今看得又較別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問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工夫專上去看這道理某年
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
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
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孫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太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
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
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
得心力短青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
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
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

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
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為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
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
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
管措磨逐旋推將去久之漸漸措磨得光老蘇則直是
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
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
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底工夫涉獵
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
工夫始得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
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其向時也

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
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
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
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
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
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太抵偏塞滿會
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
後意誠蓋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
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道
某覺得平方無疑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
不得死又却可惜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然為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忍發歎以為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又云於上得一半質孫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

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賀

其老矣無氣力得說時先生病當夜說語者也者不得了行也行不盡了說也說不辦了諸公勉之個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使

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為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善人

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

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

六百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月且書於麓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

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

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

更初目便睡不着了，雖欲勉強，然此心已自是箇起
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
不會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
耳。雜記

先生患氣痛脚弱，世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
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安，安
鴿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
得心下鬆爽。個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善作文，不得已為人所託，
乃為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必有
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

水投石學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氣辭暗
地默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說記
不得，只記得五出，且隨其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
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象，便畫得卦，銖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錄，
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
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有
許多文蔚

語類卷第一百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

朱子二

論自注書

總論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_不恁_{分曉}至先生而後大
明先生曰他_一時_間都是英才故撥著_便轉_便只須恁
地說_然其於文字却只是依_本分_解注太抵前聖說話
雖後高便生_一箇_聖人_有未_必盡_曉他_說者蓋他那前
聖是_一時_間或_因事_而言_或主_一見_而立_此說_後來_人
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_不解_得一_一與_之合_且如伊川
解經是據他_一時_所見_道理_恁地_說未_必便是_聖經_本
旨_要之_他那箇_說却_亦是好_說且_如易_之元亨利貞_本

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
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
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
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
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小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
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
官其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下筮得卜筮
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
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
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
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
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

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
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言文
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有要說
一樣道理也道夫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子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
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賀孫
某所改經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輕故當觀所以改之之意
節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少好說話有時不敢戴者蓋他
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道夫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

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
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
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悉心
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大雅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此
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
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小學之書

問小學云德崇業廣曰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
問小學舞勺舞象曰勺是周公樂象是武王樂曰注勺篇
也是如何曰而今也都見不得淳
問衣不帛襦袴恐太溫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

小兒子不要大煖內則亦是小兒不要着好物事
問小學舉內則篇四十一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先生注云方
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請問不過
物之義曰方物謀慮大槩只是隨事謀慮
方物出謀發慮方猶對也只是比並那物如窮理一般也
淳

和之所問小學方物之義乃是第二條莫只且看到此某
意要識得下面許多事和之因問五御中逐水曲及過
君表等處先生既答曰而今便治禮記者他也不看蓋
是他將這箇不干我事無用處便且箇莽讀過了和之
云後當如先生所教且將那頭放輕曰便放輕也不得
須是見得這頭有滋味時那頭自輕時舉

問小學立教篇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後箇个刑糾
萬民却無不友之刑雖有不弟之刑又注云不敬師長
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看且看古之聖人教人之法如何
而今全無這箇且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便
是作之師倪

楊尹叔問嚴歲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注恪為恭敬如何曰
恭敬較寬便都包許多解恪字亦未盡恪是恭敬中朴
實緊切處今且恁地解若就恭敬說則恭敬又別恭主
容敬主事如居處恭執事敬之類安卿問恪非所以事
親只是有嚴意否曰太莊太嚴厲了

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曰其中極有
難行處曰愛敬與倪為一自無難行曰此便是愛敬尺

度須是把他去量度方見得愛敬倪

葉兄問小學君師父三節曰劉表遺韓嵩至京師嵩曰嵩
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
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便是此意卓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
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
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
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
是這道理又教人習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
去子蒙

問疑事毋質經文只說疑事而小學注云毋得成言之何
也曰質成也成言之皆古注文謂彼此俱疑不要將已

意斷了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意否曰是從上文來都

是教人謙退遜讓賀孫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

偶無此兩淳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段甚切何

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

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義剛近思錄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閔祖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

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

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

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

十四聖賢氣象振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

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在一段揚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壽昌鄭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

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

或問近思錄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

近思錄首卷難看其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教語以載

語類

卷一

四

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須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道夫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後看第十卷則漸曉得過

問董卿近思錄看時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却不如此子細看朱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自有成書文蔚因說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辦當

論語或問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節

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請問曰支離沫孟子要指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其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脉絡相貫自是合着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

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當初也匹似
開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
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
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
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
思索而得意思不同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
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却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
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
既示人自是好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
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廢說
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

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效驗如此
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
但其效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
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
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意思促迫到
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
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
法時舉

敬之間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及
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
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
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

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
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
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
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
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
少道理到海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
中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
言語初不是看意安排只遇着這字便說出這字也賀
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此外更無別法
思惟這箇先從性着看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

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
不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
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去賀孫

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
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
突故不編入賀孫

中庸集略

太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門說得
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畧更
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
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然而看時他門說多却
覺煞是力義剛

仁說

仁說只說得前一截好，問祖

仁說圖

利貞

元亨

仁者天地生

人之所得心以為

地之心

便是天

是以無所不統

涵育渾全

未之前

仁則包乎四者

四德具焉而惟

四端著焉而惟

所謂之生

情發

之愛之仁

理

也

體也

之用

發

之際

是以無所不統

無所不通

周流貫徹

惻隱則貫乎四端

是以前

已

專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

偏則仁，是體已發，是用

孝弟，其用也，如其施，知覺乃智之事

也而，恕其施，知覺乃智之事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具

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

人物所以生，生不罷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

這箇是統論，下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

禮智，又自有細分處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

離乎一者個

問先生仁說說在此者也不失此者也如說行此則仁在其
其中非仁也曰謂之仁固不可謂之非仁則只待他地
說如孟子便去無這仁字孔子却不待地節

敬齋箴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
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
多地頭去處備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外所誘道夫
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巷
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敬仲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
圓如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

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又問敬齋箴蟻封曰蟻封也此
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
間屈曲如小巷道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
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
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鶴鳴于垤垤即蟻封也天陰雨
下則蟻出故鶴鳴于垤以俟蟻之出而啄食之也王荆
公初解垤為自然之丘不信蟻封之說後過北方親見
看之遂改其說備

問主一曰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事
便是貳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叁勿貳以二勿叁以
三是不要二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是不要走作淨
問勿貳以二勿叁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何分別曰

都只是形容箇敬，敬須至。初來有一箇事，又添一箇，便是來貳，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來參。他成三箇，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去，做南去，又要做北去，皆是不主。上面說箇心不走，三下面說箇心不走，作富。

或問敬齋，敬後尚少此，從容不迫之意。敬先生添教句曰：如何鮮迫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改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鮮迫切，只是不曾做着時，小患其迫切，其但常覺得緩寬底，意思多耳。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

六君子贊

勇撤臯比說講易事閑祖

通鑑綱目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或藏頭在，腦如博謎相似，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在

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陳後方得正統如本
朝至太宗并之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
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義剛錄云
此時便其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
是無統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
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姐既不是他臣子又不
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
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
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
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
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
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義剛錄云
唐末天子

不能有其土地亦可則如何曰唐之天下其關所不服
謂正統之餘否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義剛錄云安得謂不能有其
土地温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晉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
理都錯其所作綱目以晉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
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不書
之不至一邇年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
蜀漢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
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
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
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大雅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

吾類

後秦末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賜。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美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必帝者又非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本臣不欲當弑逆之名耳。既宮後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

元子耳 大雅

武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大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氏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禁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某月日狄仁傑死也。大雅。

言類
卷一
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時舉
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與吏人問例云預榜曉示令
其具檢頗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
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
日又諭以斷不展日過
問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蓋是
專違與給納官司及有兵刑處朝廷皆給印今之官司
愈用印處緣兵火散失多用舊印要去朝廷請印又須
要錢所以官司且只苟簡過了其在同安作簿去州請
印當時有箇指揮使并一道家印緣胥吏得錢方給其
戲謂要做箇軍負與道士亦不能得又見崇安縣冬用
淮西漕使印雜人

南康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
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刻刑
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貴準擬糶米添支官兵却去土供
錢內借三萬貫糶米賑糶早時糶得却糶錢還官中解
發是以不闕事舊來載往客舡糶三分米至於客舡不
來其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逐出榜放客舡米自硬不
糶客舡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一件事南康致有常
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糶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
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只好糶了上章待罪且得為更新
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為南康
官吏之害璘

某在南康時民有訟坐家逃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逃移不納稅又有訟望鄉復業者是身不回鄉而寄狀管業也

道夫言察院黃公用和剛字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解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密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久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

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饒於白鹿其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孫聞之先生云因此謂回即使吏杖之譙榜下方始交割
道夫一人傑錄云因說劉子澄好言家世曰某在南康時有一子弟騎馬損人一家小兒某訊而禁之子潛以為不然某因講西銘凡天下疲癯殘疾憐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之為政且要主張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是蓋維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其在南康時吏人欲申隆興又建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懼某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揚

總論作郡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點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墾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右漳州亦六七萬右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頭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拘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當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舉個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字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膽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為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兩為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為厚薄問晉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為自

家私恩於是立為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九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

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

達公路當官九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

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今等回書前筆處事詳密如此

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

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方令其去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

祠雖係勅額九祈禱之類不往可否白某當官所至須

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令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

可也

浙東

而今採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

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

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

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

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採荒如何曰亦只是討

得紫綾冊子而已有何策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

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必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

子細刷起三倍學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孽盡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割城

語類

卷一百六

下兩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人來。外縣却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自便辨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牌開防，再入之人。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采不知有米無米，不向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曾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

文具淮縣令於民親行之為易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為人所給，譎詐之士則務欲容私，此大不可。

浙東之病如和買之害酒坊之害，置酒坊者做不起，如鹽倉之害，如溫州有數處，鹽倉置官吏甚多，而更欲自之。

朝出鹽之地納白戶鹽，却令過私鹽。某回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僉名押字，至紹興府牒吏亦請僉名，某當時只押字去，聞王仲行有語此，毋以所謂只第一件便做不得者，如南康舊來有文字到建康，皆用申狀，某以為不然是時陳福公作留守，只牒建康，僉廳若非前宰執，只當直牒也。如南康有文字到鄰

言考
踏監司亦只合構牒其諸縣於鄴州用牒却有著令明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
看亦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曾受道
建陽簿推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
斷聽離致道深以為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
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
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
可拘以太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
究直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
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
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
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成屬若更離間前妻之子

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
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
昔為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脚
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其來訴初以其名分
不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
敬仲敬仲深以為子誣母不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
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肯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
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啻冤於地下乎
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為然
其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即赴井其有
罪蓋不可掩

漳州

言考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
 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個人入學而張教
 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之留舊有
 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变色厲詞曰郡
 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某初到
 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
 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
 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
 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此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
 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
 不謂作之無應弄得米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
 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

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在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
 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
 耻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諸君耻之厚
 讀學學官以例講書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
 思如何今却只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
 思處都不曾見道
 先生熟聞知錄趙師處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
 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道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撒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
 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
 巫觋惑等事先生感頰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王隆萬
 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俾遠近奔趨失其

本心一至於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
斷無此理豈有許多入一月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
箇登天之人如汀民事定光二佛其惑亦甚其佛肉身
嘗留公廳禱祈微福果有知道理人為汀州合先投昇
水火以祛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宇所在皆然此弊茲
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航運
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廟
宇社麓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愚而
無知者之所為耳謾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
弊自難閑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為擾曰當令逐處鄉
村舉眾所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

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
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
三番每月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
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
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關額其有老弱
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劉
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先生因云公道韓公兵法
如何又云刺陝西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儂
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劉云聞廣中都
無城郭其處種芴木為城枝節生刺刀火不能破質孫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
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

刊得_不端_止看_印在_甚麼_所在_千箇_萬箇_都喝_斜不_知
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
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
去在法屬官自合每白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
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
得休這般法意是少好其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
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
於廳上看有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着到時亦復如
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
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為長
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
之決獄聽訟得孰是亦教誨之也其在漳州豐憲送下

狀如雨初亦為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
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
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入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
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幙位令逐
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就郡厨辦數味飲食同
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
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為畫樣子云某官今
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
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
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
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
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

家於某官審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審訴並書一
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
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
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
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
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揚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
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
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審狀也不
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
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
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
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嚴立程

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
印于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
得其為守一日詞訴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
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
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更
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
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
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
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
限今到處並不管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
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屬滿其所款方與呈州初過磨算
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俸廳發回呈

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
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
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
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為
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什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
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
吏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
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首事
此是大綱紀如某為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
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
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
得又曰某人世為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剝

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
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異財
法意最好今為人父母在不異財却背地去典賣後來
却昏賴人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
意申請法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
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前
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為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
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
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簿間有甚無廉
恥者本無忌日乃設為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
令事事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
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胥吏之

言奏
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
或有闕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用者
如合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管
部弓兵司理主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掉在
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了如今
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節
如其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
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
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保明訖未委
今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
云助米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
貢如何仰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巨耐不巨耐他事事敢

如此邀未取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
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敢恁地說某當時若便得這省吏
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
須治此吏那裏治他又如奏罷一縣令即申請一面差
入待闕候救荒事訖交割下替不知下替便來爭上去
部裏論部裏便判罷權官後來與申去云元初差這人
乃是奉聖旨令救荒盡與備許多在前及後部中行下
乃前列聖旨了後乃仍舊自云合還下替交割職事直
是恁地胡亂行移略不知有聖旨那箇權官見代者未
得恁地急不能與爭自去了

敬之問厚熙事類本朝累聖剛定刑書不知尚有未真處
否曰正緣是刪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

堂不許分與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
析用盡了到親亡却搜法負賴遂着令許私分又某住
在臨漳豐憲送一項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為美
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計嫁其嫂而又以已子添立
併其產業後交鄭丞看驗逐項剖析子細乃知其情孫
頃常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軍兵衣絹或非所有
則以上供錢對易於出產州軍最為煩擾如漳州舊與
信處二州對易每歲本州為兩州抱認上供錢若干盡
數解納而兩州縮絕不來太守歲遣書饋懇情恬不為
意或得三分之一措發到一半極矣然絹紙薄而價高
常致軍人怨害傳景仁初解漳州以支散不絹不好為
軍人喊噪不得已以錢貼支始得無事歲以為苦興化

取之台州更是回遠此事最不難理會而無一人肯言
之者不知何故既知漳不出絹信州處州有之何不令
兩州以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絹左藏只令漳州以錢散
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不願得絹蓋今絹價每
疋三千省而請錢則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
曲勞復之過改之何妨問
本州鬻鹽最為毒民之橫賦屢經旨罷而復屢起先生至
石丈屢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即散榜先罷觀海十一鋪
其餘諸鋪擬俟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
解到盜錢諸庫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見得盜錢底
裏與郡中歲計無預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
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是何理

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漳
 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然
 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可稽
 考推通判使用更無稽考通判聽財賦極多其在漳州
 凡胥吏輩窠坐有優輕處重難處盡與他擺換一次優
 本者移之重處難移之優處惟通判聽入吏不願移換某
 曰你若不肯盡與你斷罷於是皆一例擺換蓋通判聽
 財賦多恣意侵渙無所稽考也問
 問款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負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
 漳泉二州相度本州申以為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操兩
 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其劄子
 未極好如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

經界三年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
 請即時付出三省宰相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
 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
 止漳與泉州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何謂某云今農務
 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
 廟堂何不略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滾纏過故做到
 公卿如必有所思則必至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放
 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為去年上朝廷
 文字及後來抗祠請皆有後時之慮今日却非避事可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
 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
 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

文書混閻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嚇嚇以為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令辭以為不可其下者因翁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况某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限爭訟過矣今之為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此事不願他便稱頌為賢守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久勢亦着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着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温公在言路凡

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温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温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入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盖朝廷多故之時也

必大 人傑 錄云某在漳漳欲行經界只得善熟者教人任之大致立事須要人才若人才難得不成便休須着做去又一條云立事之人須要硬擔當死生以之如韓魏公之立英廟英廟即位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穎王或曰若主上復安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上皇耳温公為諫官魏公甚若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

魏公有不可及處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

壇中之後區為第庵庵三牖左總櫃為泰卦右為否卦
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庵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茅亭
左右三區各列植堯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
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
丘八陣之法淳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父墓始克拜席下
明年先生以喪嫡子馬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
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為病卒其有是
請也即為乞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秘閣脩撰二十九
日遂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
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暮以南陬僻陋之俗驟承
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訝然疑譁然毀

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
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
姦豪猶歛跡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淳風為傳經樓塔朝
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街
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歛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
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入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
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暮正爾空曾先生之化而
先生行笑是豈不為恨哉淳

先生因說邑中隕星恐有火災縣官禱穰云豈可不修公
事合當拘家家蓄水警備因舉漳州之
建寧自鄭丙程本昌至今聖節不許禱子墜堂說法他處
但人不敢擔當住能某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只不許

人問話項曾孝叙知青州請一僧開堂觀者其眾其僧忽云此知州是你青州半面天子孝叙大皇恐即時甘效如此僧送敬必大

先生除江東漕薛克文蔚問萬一不容辭免則當如何曰事便是如此安排不得此已辭了而今事却在他這裏如何預先安排得文蔚

潭州

在潭州時詣學陞堂以百數籤抽公齋每齋一人出位講大學一章講畢教授以下請師座講說太義曰太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琮問先生到此再詣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

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太訓曰卿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躡等之患曰躡等何害若果有會躡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琮

先生至嶽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為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

只如此不留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豈有固而留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
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必明德不是外
面將來安在身上即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
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緊要處如何不去
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虫豸橫自之祇何異謙
客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莫辨因
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了
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
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
入輪番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
與之了格式云今家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其人於某

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又於某時某再
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
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木之
問先生須更被天任用在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
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
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上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
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
治兵積粟為五年計然後大舉因虜人攻犯淮甸不得
已為牽制之師事既多遠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
得欲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
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德明
或問脩城事云修城一事費亦浩瀚恐事小兼不得人

亦難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取眾之將可用張倅云向來靖康之變虜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關遠難守曰向見某州修城亦以關遠之故稍縮令狹却易修周伯壽云前此陳君舉說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得城完財物盡在城外不使只當移倉廩不當修城曰此是秀才家應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城自當修先生又云向見張安國帥長沙壁間掛一修城圖計料甚子細有人云如何料得如此恐可觀不可用張帥自後便卷了圖子更不說着周益公自是怕事底人不知誰便說得他動初益公任內只料用錢七萬今既在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上一萬初料得少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謙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甚至凡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入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抓着不痒搔着不痛矣小官嘗被十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官相見益恐慢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先生自黃學士人見於齊中官員則於府署個

今人微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

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木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拄其橋必捉來束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

過甲寅年見先生問朋輩說昨歲屬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過

朱子語類卷二百六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七

朱子四內任雜言行 丙辰後

孝宗朝

六月四日周撥令入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閣門通進榜字有晉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慰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然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秦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資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札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置將之權旁出關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

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
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
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况此曹奸偽百出
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諭謂為不然
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
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
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因是但漏洩文書乃是
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
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
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
不為惡上因舉老蘇論才德之辯云至當言責者懷
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聞

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涂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
私息於合人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
過失上曰然近自一事可見矣至知其為賢而用之則
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為不肖而退
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
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秉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
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脩士卒愁怨曰王將
刻利士卒以為道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知
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探探却來說未後辭
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以關官正臣今
逆遷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

厲閑祖

今之兵官有副都總管路鈐路分都監統領將官州鈐轄
州都監而路鈐路分統領之類多以貴游子弟處之至
如副都總管事體極重向以鄧度使為之後有以修武郎
為之者如州統領至有以下班祇應為之者此上夫所
親見只今天下無虞邊境不警故無害萬一略有警便
難承當兵政病敗未看如今日之甚者其屢言於壽皇
壽皇謂某曰命將國之大事非朝廷之公選即諸軍之
公薦決無他也某奏云陛下但見刻薦於朝廷之上以
為是皆公選而不知皆結托來爾且如今之文臣列薦
者陛下以為果有出於公乎不過有勢力者一書便可
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卿其為朕察之夫道

寧宗朝

初見先生即拜問云先生雖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今
新夫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大有論建先生笑云只
為當時不吝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回辭又云
今既受了侍從職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為如此又
笑云若病得狼狽時也只得去修自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
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後來歸家
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
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
僕人
祧德祖之議始於禮官許及之曾三復永嘉諸公合為一
辭先生獨建不可祧之議陳君舉力以為不然趙揆亦

右陳說文字既上有旨次日引見上出所進文字云高宗不敢祧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不祧為是既退而政府持之甚堅竟不行唯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之說乞且依禮官初議為接木防所繳卒祧僖祖云先生檢熙寧祧廟議示諸生云荆公教語是其次第若謂維繫固張師顏等所說如何及得他最亂道是張師顏說當時新法之議也如此是必有人說都說不倒東坡是甚麼樣會辯也說得不甚切荆公可知是動得人主前自所論欲祧者其說不出三項一欲祧僖祖於夾室以順翼宣祖所祧之主祧焉但夾室乃偏側之處若藏列祖於偏側之處而太祖以孫居中豈是不可也一欲祧景靈宮景靈宮元符所建貌象西畔六人東向其一

四皆依道家冠服是四祖一人通天冠絳紗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設在裏不敢明言某書中有一句說云云今既無煩處况元初奉祀景靈宮聖祖是用簋簠簋豆又是疏食今若祧列祖主祭時須用葷腥須用牙盤食這也不可行又一項是欲立別廟某說若立別廟須大似太廟乃可又不知禘祭時如何終不成四人令在那一邊幾人自在這一廟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其說不過但欲太祖正東向之位別更無說他所謂東向又那曾考得古時是如何東向都不曾識只從必時讀書時見奏議中有說甚東向依備聽得如今廟室甚狹外面又接簷似乎濶三大深三大祭時各捧主出祭東向位便在楹南簷北之間後自坐空昭在室外後却靠

實穆却在簷下，一帶亦坐空，如此則東向不足為尊，略
一列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東向，乃在西
南隅，所謂與故為尊。合祭時，太祖位不動，以群主入就
尊者左右致饗，此所以有取於東向也。今堂上之位既
不足以為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祝禹主
云：僖祖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
自出，不然僖祖却從平地爆出來，是甚說話。問郊則如
何？曰郊則自以太祖配天，這般事最是宰相沒主張。奏
議是趙子直編，是他當初已不把荆公做鬼了，所以將
那不可禘之說皆附於注脚下，又甚牽略。那許多要禘
底話却作大字寫，不知那許多是說箇甚麼，只看荆公
云：反屈列祖之主，下祔子孫之廟，非所以順祖宗之義。

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翼然，敢不祗
允。這許多只閑說，只是好勝，都不平心看道理。又云：某
嘗在上前說此，上亦以為不可。云：高宗既不禘，壽皇既
不禘，朕又安可為奈何？都無一人將順這好意思。某所
議，趙丞相白乾地，不付出，可性孫。

問本朝廟制，韓維請遷僖祖，孫固欲為僖祖立別廟。王安
石欲以僖祖東向，其議如何？曰：韓說固未是，孫欲立別
廟如姜嫄，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介甫之說却好，僖
祖雖無功德，乃是太祖嘗以為高祖，今居東向，所謂祖
以孫尊，孫以祖屈者也。近者孝宗祔廟，趙丞相主其事，
因祧宣祖，乃併禘祖，祧之令人毀拆僖祖之廟。當時集
議，某不曾預，只入文字，又於上前說此事，末云：臣亦不

敢自以為是更乞下禮官與群臣集議趙丞相遂不付
出當時曾無玷陳君舉之徒全然不曉但謝子蕭章茂
獻却頗主其說又孫從之云僖祖無功德某云且如秀
才起家貴顯是自能力學致位何預禋宗而朝廷贈官
必及三代如公之說則不必贈三代矣僖祖有廟則其
下子孫當祧者置於東西夾室於理為順若以太祖為
尊而自僖祖至宣祖反置於其側則太祖之心安乎又
問趙丞相今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後來到家檢渠
所編本朝諸臣奏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王
安石之說於其下此惡王氏之僻也又問廟門堂室之
制曰古之士廟始今之五架屋以四分之一為室其制
甚狹近因在朝見太廟之堂亦淺禘祭時太祖東向乃

在虛處群穆背簷而坐臨祭皆以帟幙圖之古人惟
朝踐在堂它祭皆在室中戶近東則太祖與昭穆之位
背處皆實又其祭逐廟以東向為尊配位南向若朝踐
以南向為尊則配位西向矣又問今之州縣學先聖有
殿只是一虛敞處則堂室之制不備曰古禮無塑像只
云先聖位向東又問若一一理會則更無是處曰固是

太廟向有十二室今祔孝宗却除了僖祖宣祖兩室止有
十一室止有八世進不及祖宗時之九退不得如古之
七豈有祔一宗而除兩祖之理况太祖而上又豈可不
存一始祖今太祖在廟而四祖並列四來室亦甚不便
某謂止祧宣祖合存僖祖既有一祖在上以下諸祖列

于西來室猶可或言周祖后稷以其有功德今僖祖無
功不可與后稷並論某遂言今士大夫白屋起家以至
榮顯皆說道功名是我自致何關於乃祖乃父則朝廷
封贈三代諸公能辭而不受乎况太祖初來自尊僖祖
為始祖諸公必恐去之乎某聞一日集議遂辭不赴某
若去時必與諸公合炒去乃是陳君舉與趙子直自如
此做曾二復孫逢吉亦主他說中間若謝子肅章茂獻
張春卿樓大防皆以為不安云且待朱文來商量曾二
復乃云乘此機會禘了這是甚麼事乘機投會恁地急
某先吞一奏議投了樓張諸公上劄乞降出朱某議若
某言近理臣等敢不遵從趙子直又不付出至於乘夜
撤去僖祖室無古時遷廟又豈應如此偶一日接奉使

兩府侍從皆出以官驛狹侍郎幙次在茶坊中而隔幙
次說及此某遂辨說一番諸公皆順聽陳君舉謂今各
立一廟周時后稷亦各立廟某說周制與今不同周時
豈特后稷各立廟雖報王也自是一廟今立廟若大於
太廟始是尊祖今地步狹窄若別立廟必做得小小廟
字名曰尊祖實貶之也君舉說幾句話皆是臨時去檢
注脚未說某告之云某所說底都是大字印在那裏底
却不是注脚細字向時太廟一帶十二間前堂後室每
一廟各占一間祧廟之主却在西來室今立一小廟在
廟前不知中間如何安排後來章茂獻謝深甫諸公皆
云悔不用朱文之說想他且恁地說正淳欲借秦草看
曰今事過了不須看孫

集議欽。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先生以為僖祖不可祧。惟存此。則順翼宣。祧主可以附入。劉知夫云。諸公議欽。立僖祖廟。為別廟。陳君舉舍人引闕宮。為故事。先生曰。闕宮詩。而今人都說錯了。又因論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此乃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故降一等。直卿云。恐不是。祭以大夫之義。先生曰。祭自用天子禮。只服畧降耳。時舉

問甲寅祧廟其說異同。曰。道丞相初編奏議時。已將王介甫之說。不作正文。寫只注小字在下。又曰。祧廟亦無毀拆之理。曰。曾入文字。論祧廟。奏云。此事不可輕易上。云說得極好。以高宗朝。不曾議祧。孝宗朝。不曾議祧。卿云。不可輕易。極是。又奏云。陛下既以臣言為然。合下臣章。

疏集議。刻不曾降出過。

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討得一二浮辭引證。便將來立議論。抵當他人。似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父所以當時只被介父出。便揮動一世。更無人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父廟議。是甚麼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麼樣精神。這幾箇如何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父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朱公拔排禪學。劄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甚。時呂正獻公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入室。陞堂者皆滿。當時號為禪鑽。夫志故公。按上疏。乞禁止之。備

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款著撰不

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
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
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
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
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摠底在唯葉正則不從葉為檢
討正修

高宗實錄

閣祖

今之史官全無相統攝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
頭在第一年未稍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認分年去
做及至把來全鬪湊不着某在朝時建議說不要分年
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無出吏禮兵刑工戶六件事
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從建炎元
年逐一編排至紹興三十二年他皆做此却各將來編

年逐月類入衆人不從某又云若要逐年做須是實置
三簿一簿開報上下年事首末首當附前年某月未當
附後年某月一簿承受所開報本年合入事件一簿考
異向後各人收拾得也存得箇本又別置一簿列具合
立傳者若干人某人傳當行下某處收索行狀墓誌等
文字專牒轉運司疾速報應已到者勾銷簿未到者據
數再催庶幾易集後來去國聞此說又不行賜

而今史官不相統摠只是各自去書書得不是人亦不敢
改更是他書了亦不將出來據他書放那裏知他是不
是今雖有那日曆然皆是兼官無暇來修得而今須是
別差六人鎖放那裏教他專工脩方得知近時作高宗
實錄却是教人管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頭在去

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
文字如為臣下作傳某將來看時說得詳底只是寫行
狀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樣更無本末可攷又有差除去
了底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攷據某看來合分作
六項人營一事謂如刑事便去開那刑部文字看他那
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然
俟編一年成了却合欵來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
一月內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五傳他那日曆上薨卒
皆有年月在這便當印板行下諸州索行實纂誌之屬
却令運司專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運司有未到
底又刷下去催來便恁地便好得成箇好文字而今實
錄他門也是將日曆做骨然却皆不曾實用恐有時攷

不得後將一牒下州縣去討那州郡不應也不管恁地
如何解理會得剛義

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
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
不知其尾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
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
郡索事實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
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略如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
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史以日曆為骨而參
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
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
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

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閱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閱過戶房逐月接續為書史官一閱則條日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三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當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又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辯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好說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嘗理會山陵要委諭民間遷去祖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着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去雖書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

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木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壁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有隔一牆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略無些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

生看天雨憂形於色云第一且是殯官掘箇窰在那裏如何保得無水出殯官甚大殯官今掘四丈自成池塹奈何奈何這雨浸淫已多日奈何賀是夜雨甚先生屢惻然憂歎謂明白掩殯雨旌如此奈何

再三憂之。賀孫問紹興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可慮。只這事前日既在那裏，都說來只滿朝無一人可待。卒為下面許多陰陽官占住。問：聞趙丞相前亦入文字，說得甚好。曰：是說得煞好。後來一不從也。只住了。自高宗殯宮時，在蜀中入文字，說此。今又舉此，不知如何。又只如此住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後來却差。孫從之，相視只孫從之，是朝中煞好人。他初問畫三項利害，云：展發引之期，別一殯宮上策也。只依舊在紹興下策也。說得煞力。到得相視歸來，更說得沒理會。到後來又令集議，初已告報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時，忽扣門報云：不須集議待問。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視時，鄭惠叔在吏書，乃六部之長，閱集都是他。當時但聽得說差官便

上，眾人集議當時若得集議一番，須說得事理分明。初孫從之去，那曾得省子細。總到那裏，便被守把老兒促將去。云：這裏不是。又立處某時，在景靈宮行香，聞此甚巨耐，即與同坐。諸公說如此，亦不可不說。遂回聚於鄭惠叔處，待到那裏更無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某云：若作之何，辭止緣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此意思得諸公更作度說得，更透切。都只說過更無人下手。某遂推劉得倫作劉遂下手。鄭惠叔又只管說不消說如何。某說這是甚麼樣大事，如何恁地住。遂顧本右即取紙筆令劉作眾人合湊，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進都署銜位，各了黃伯耆者，他已差做相視官，定不簽他。他又來須要簽，又換文字將上，待得他去相視，漏

來却說道自好這事遂定滿朝士大夫都靠不得便如此這般事為臣子須做一家事盡心竭誠乃可明知有不穩當事大體重如此如何住得他說須要山是如何水須從某方位盤轉經過某方位從某方位環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山依得這般樣子更真管他他依他說為臣子也須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慕忽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住得聞亦自有入來說幾處可用都被那邊計較阻抑了又云許多侍從也不學宰相也不學將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桃廟集議某時怕去爭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後來說諸公在那裏群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舉所主廟議是把禮記祖文王武王為據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

小序掃太祖詩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歲文王駢牛武王駢牛一那時皆是上洛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如此又用國語亦是難憑羅之問濮議如何先生曰歐公說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說得備既是所生亦不可不略示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為大王之類乃所伊川先生有說但後來已自措置得好凡祭享禮數一付其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孫林達說彭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純不曉事情察爾而妄舉

丙辰後

正卿問今江陵之命將止於三難曰今番死亦不出總出

便只是死孫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項平父楊子直舍乞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者想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揚子真前日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着肩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去孫

李通被罪臺謂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句即中位打坐賀孫退屏精舍告諸友漢御史之得小適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憂蔡所遭必傷即同輔萬幸蔡至樓下先生生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請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聞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

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先生無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頭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託先生也孫或有謂先生曰沈繼祖乃正淳之連袂也先生笑曰弘子之妻與子睦之妻兄弟也何傷哉傑

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寢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差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吞酒然必違諸人釀酒至飲皆醉先生周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孫

論及為學事云元祐諸公後來被紹聖群小滄時却是元祐
 祇曾去掠撥它來而今却是平地起這件事出同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
 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
 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
 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賜錄云且以利害禍福言
 信不及便講幸得待今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都
 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吉人刀銘在前
 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賜錄作如蓋緣只見得這道
 理都不見那刀銘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命在水裏死
 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

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人
 或勸先生散學徒開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
 來命也廣
 先生曰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伴之人
 欲避禍終不能避明
 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
 為吾道之光祖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談寬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
 底話亦不敢說也同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
 煨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備
 有客遊二廣多事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藤州山川極

好先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
事方起又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
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率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
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
道祖
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鐫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睨
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
未嘗為人所殺胡泳

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已
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此外此非所敢與夫道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常存體此心寬明無絲毫

則曰克己明豈可涯溪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
的如此恭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嫉惡之心愈至伯謨曰
唯其好善所以嫉惡夫道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過
先生每語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攘過

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感頽慘然大息久之義剛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

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白
雨吾又安能知耶愚

曰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
是第一等入它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發露時

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卷不過首定不復應舉矣備

有為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為公發書某只云某人為其官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某不敢必幸奔疾是朝廷起廢為重司初到任也須求公議薦舉他要使一路官員他所薦舉須要教一路官員知所激勸是如何人他若把應副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為入守嘗備員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舉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舉某自謂平日脩行得這此力他明知以私意來舉祝必被某責然某看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人都知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不是應待人情又不是六六結權勢又不是被他

獻諛這是多少明白人皆不來私舉其間有薦薦之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某已自舉荐他了更無私舉者孫贊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荐人於人亦須是荐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舉人况某人事每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荐舉他甚麼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孫贊

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

不知它門閉着門不見人底是如過日

真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着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擇之發先生入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總起厭心便不得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必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懶惰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時笑曰不能與衰撥亂只得扶衰補敵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為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

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絕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

先生一日說及受賊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吞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歎

梅雨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觀焉倘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自日不驛飲

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

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已以上拜
孫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看移影堂前擊板俟
先生出既啟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
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
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閣而去月朔
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過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冰紗帽衣則以布為
之潤袖皂祿裳則用白紗如瀟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
官及它官相見易窄衫而出過

問衣裳制度曰也無制度但畫像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
尺寸否曰也無稽致處那禮上雖略說然也說得沒理

會處義剛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歛衽橋
側避之每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入先生即厲聲止之
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履而意專不左右
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
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
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寢
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
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
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
咸容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
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稟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

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

侍先生到唐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畦町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入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情唐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先生端喜甚嚴而或溫而厲恭而安望其容貌則見面益背當諸公攻偽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故炎祭先生文有云凜然若斷駟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竹林

精舍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

先生是趙昌女書日教存君子樂

眼自遠方來改嗣歲先生自易之以此若海

先生書閣上只扁南軒藏書二字鎮江一寶兄託過稟求書其家齋額不許因云人家何用五牌榜且看喜家何曾有之先是漳州守求新貢院二字已為書去却以此說彼有數百間貢院不可無一牌人家何用過

登先生藏書閣南軒題壁上題云於穆元聖繼天則靈開

此謨訓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殿籙含英咀實百世其承意其為藏書閣銘也請先生書之刻置社倉書樓之上先生曰只是以此記書厨名待為別做

道間人多采求詩與跋其以為人之所故與天地日月相為長久者元不在此

先生因_人求墓銘曰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煙人既死了
 又更要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
 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
 者以其有所為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
 大業則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
 即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出孫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牌先生不許請之不巨又却
 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過

先生初欲正甫以沙隨行實來為作墓碑又之不到既而
 以舊人文字稍多又欲屬筆汪李路亦不暇及是謀立
 祠堂於德興縣學曾為德興丞為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過
 陳同父一子一壻吳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例不作此

真意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墓源李參
 仲於先生為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某人所作
 行實亦言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過

壽昌因先生酒醒只逸遂請醉墨先生為作木字韶自師
 頌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木字淵明
 歸田園居一首有舉子亦來便請之先生曰公既習舉
 業何事於此請之不巳亦為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
 首且去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
 他白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壽昌

先生語朋獲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
 先生說南軒論熹命云官多祿少四字因云平日辭官文

字甚多過

因上亮隔取中間一條為正云事須有一箇本本方

因對兩云安徐便好昨日微雨今日方微下也決冷悠悠未已有周薄意不似前日暴也

開窓坐見窓前地上日色即覺熱退坐不見即不熱日受

而心思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着水問人寒熱則心

疑不動也僧有受焚者亦爾方

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迫欲入新居而外門未立者

曰若入後有禁忌何以動作問欲橫從巷出曰直出是

公道橫則與世俗相拗淳

先生問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

兩日便可下工若搬入後有禁忌如何動作初三又是

赤占義剛

高門先生此心元自通天地在却靈宮一炷香先生遊南嶽詩
若在小龍王廟還教如此道否先生曰某却不曾到吳
城山壽

語類一百七卷終

自風天出林城靈寺一

